



My Grandmother,
Jiang Xianyu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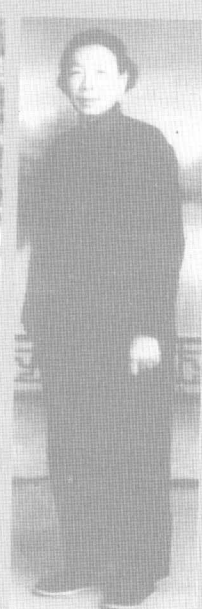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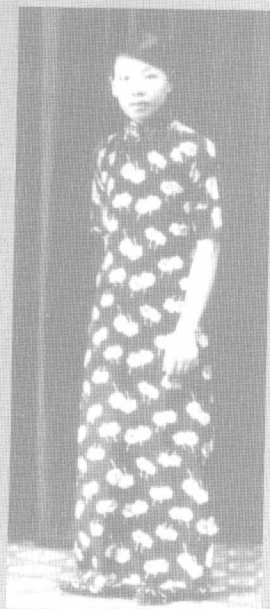


江鲜云

我的姥姥

盛夏◎著

中央文献出版社



My Grandmother,
Jiang Xianyun

江鲜云 我的姥姥

盛夏
◎ 著



中央文献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姥姥江鲜云 / 盛夏 著.
—北京:中央文献出版社,2008.12
ISBN 978-7-5073-2636-9

I. 我… II. 盛… III. 江鲜云—生平事迹 IV. D26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36487 号

我的姥姥江鲜云

著 者 / 盛 夏
责任编辑 / 李月兰
封面设计 / 点滴空间

出版发行 / 中央文献出版社
地 址 / 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
邮 编 / 100017
经 销 / 新华书店
销售热线 / 63097018
编 辑 部 / 83083302
排 版 / 创意时代
印 刷 / 三河天利华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1/16 印张:11.5 千字:200
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 1-5000 册

ISBN 978-7-5073-2636-9 定价:28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前言

时光飞逝,转眼已经到了公元 2008 年岁末。每当这时候,总是忍不住回首去盘点过往的思绪。

将心情一寸寸回溯,那一段记忆始终鲜明如昨。2001 年,我深深敬爱的姥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,至今,已经整整 7 个年头了。7 年,在岁月的长河里也许只是弹指一挥间,然而对于一段深情的回忆,却是如此的漫长。

我的姥姥名叫江鲜云,但这个“鲜”字,其实不是她的本名,原来叫“仙”的,然而儿时的姥姥并没有享受过“仙”的滋味,而是和那个时代大多数普通百姓一样,经受着生活的艰辛和苦难。后来,走上革命道路的姥姥在一位前辈的指引下,将名字中的“仙”改为了“鲜”,恰是这一改,这个貌似没有多大差别的、同音不同形的字,真正体现了姥姥美丽光辉的一生——性格鲜明、立场鲜,而情操又恰如高天云朵般高洁。

姥姥是一位老革命,和千千万万的革命党人一样,她经历了那个残酷的战争年代血雨腥风的考验。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磨练了姥姥刚强坚毅的性格,也塑造了姥姥一生的传奇经历。

姥姥本是南京人,幼年丧母,小小年纪便尝过了世间的冷暖。后来姥姥随其父兄到上海打工,也正是在那时,姥姥的命运悄然发生了变化——聪明懂事的姥姥被当时上海著名的大律师李次山收为义女,后来又在先生的牵引下与中央军委委员彭干臣结为夫妻。从此,姥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

炮火硝烟中,姥姥感受了作为一名地下党员的光荣与艰险、经历了失去爱人的悲伤、遭遇到眼睁睁地看着战友被冤屈却无能为力的椎心之痛、





体验过独自一人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顽强生存的苦楚，同时也深深感受到同志们高尚的友情和老百姓宽厚博大的鱼水情。也正是在那复杂的斗争环境中，姥姥和许多党的领导人及众多著名军事革命家，如周恩来总理、邓颖超大姐、陈赓元帅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作为后辈，我们至今保存着这些珍贵的照片，每每念及姥姥，便拿出来端详品味，而每次看到照片，又更加引起我们对姥姥的思念，想起姥姥不平凡的一生，想起那段不寻常的岁月、那些不寻常的事，总令人唏嘘不已。

然而姥姥又是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妇女，和所有普通的劳动女性一样，她勤劳善良、质朴贤惠，承担着做妻子、做母亲的所有责任和义务。姥姥一生共经历了两段刻骨铭心的爱情，先后生养了5个子女。姥姥18岁时嫁给了彭干臣，彭先生不幸在一次战役中壮烈牺牲，姥姥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，却丝毫不曾退缩；战争考验着人的品质，也考验着人的感情，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中，姥姥与另一志同道合的同志产生了感情，并携手走完了此后漫长的一生，这个人就是我的姥爷张乾德。

姥姥和姥爷相濡以沫的一生总是给我们太多感动，从炮火硝烟到柴米油盐，他们不离不弃，共同守护着圣洁的诺言，他们的一生也许不曾有过花前月下的浪漫、海誓山盟的誓言，但却用简单执着的行为诠释者一份真爱、一份责任与承担。

姥姥对子女的教育非常严格，她心直口快、性格爽朗，对孩子们从不含糊，她自己勤劳简朴，她也希望孩子们能继承这个好传统，在姥姥的影响下，我们家总是整洁明亮，那种通透的感觉，就像姥姥的为人——明白干净。

每每忆起姥姥，总是感慨万千，姥姥的一生是一个革命党人不屈不挠、艰苦奋斗的一生，她见证了中国革命崎岖却光辉的历程；姥姥的一生也是一个美丽女人平凡感人、直情绽放的一生，她留给我们太多温馨的往事、太多难忘的回忆。

当初冬的风瑟瑟吹起，看叶片在风中飘零飞舞，思绪便也再难自己，此书即是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一代表达对革命前辈的缅怀，也是一个外孙在姥姥百岁诞辰的纪念。



◎ 前 言	1
◎ 我的姥姥江鲜云	1
◎ 从一张照片想起	3
◎ 动荡的童年、少年生活	8
◎ 和丈夫并肩战斗	13
◎ 转战沈阳、天津	24
◎ 让人刻骨铭心的上海一·二八事变	34
◎ 铮铮傲骨的义父——李次山	40
◎ 恩爱夫妻聚少离多	54
◎ 与组织失去联系	62
◎ 艰难度日中义父入狱	69
◎ 重新找到组织	74
◎ 抗战再苦都不和孩子分开	80
◎ 怀念高敬亭	88
◎ 忘我抗战,与敌人斗智斗勇	96
◎ 组织给姥姥保了媒	109
◎ 战事频繁,母子天各一方	119



◎ 兵荒马乱,母子重逢	124
◎ 三十多年了,又见到周主任	131
◎ 十年浩劫,精神的浩劫	143
◎ 大舅“寻父”	157
◎ 尾 声	
姥姥、姥爷晚年往事	167
◎ 后 记	174

我的姥姥江鲜云



我的姥姥江鲜云，南京人，幼年丧母，后随父兄到上海谋生，9岁到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当童工。1928年，她18岁时，由义父、上海大律师李次山做媒，同中央军委委员彭干臣成婚。1929年，协助丈夫彭干臣，举办了中共中央军委第一期训练班。1930年，随彭干臣到沈阳、天津（当时，彭受党中央派遣到东北任满洲军委书记，后任顺直军委书记），从事党的秘密军事工作。1932年，彭干臣受命赴江西协助方志敏开辟闽浙赣根据地，我姥姥只身在上海从事党组织秘密联络员工作，并抚养一双儿女。上海党组织遭受几次破坏后，她和党组织失去联系。此时，作为生活依靠的义父李次山又受蒋介石诬陷入狱。李临终之时，托人把姥姥母子三人送到彭干臣家乡湖北省英山县。当时，姥姥并没有消沉，她在在大别山终于找到了党组织，携一双儿女参加了新四军四支队，后随新四军转移入鲁，解放后一直在山东工作，后于2001年离世，终年95岁。

姥姥的一生，是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紧紧焊接在一起的，我党、我军历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，重大事件，一些风风雨雨，她亲历、目睹、耳闻——1929年中央军委在上海举办第一次训练班时，她是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，并从那时起认识了周恩来、邓颖超，结下了数十年的战斗情谊。

她的丈夫彭干臣，是当时的中央军委委员，参与领导过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，后受党派遣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，和朱德等人为同学。1927年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，并任起义后的南昌公安局长兼卫



戍司令。后赴江西协助方志敏开辟根据地。1934年,红十军团受命北上,1935年方志敏被俘就义,彭干臣悲壮战死。

因为彭干臣和陈赓是黄埔一期同学,又是一对好搭档,后又同在上海开展党的秘密工作。因此,姥姥也同陈赓和他的第一位夫人王根英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。

姥姥于1929年入党,她的入党介绍人是蔡申熙和他夫人。蔡申熙曾任红军军长,在第二次革命战争中牺牲。1990年,中共中央军委公布的我党33名军事家,蔡申熙和毛泽东、朱德、刘伯承、邓小平等人并列。

姥姥从上海转移到大别山后苦苦找党,1938年终于找到了时任中共英山县中心县委书记的魏文伯。在魏文伯夫人李锦一介绍下,姥姥第二次入党。魏文伯解放后曾任华东局第二书记、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。

姥姥经过了血与火的考验,有着九死一生的经历,她不但熟悉不少领袖人物和开国元勋,也直接经历了我党历史上一些上层人物的叛变事件,如向忠发、顾顺章、白鑫的叛变等。

我想,在我党领导的浩浩荡荡的革命历史洪流中,姥姥不是叱咤风云的人物,但她是一个强者,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。丈夫为革命牺牲了,她和儿女继承亲人遗志,继续追随着红旗前进。新中国成立后,她并没有作为功臣向党索取什么,而是做着普通的工作,并默默无闻地生活。

姥姥的一生,彰显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光彩,一个普通士兵的本色。中国革命,不正是由这样一些共产党人组成的中坚力量,置头不顾,放形骸于四海,带动着千百万人民群众不断胜利,不断前进的吗?

这就是我写《我的姥姥江鲜云》一书的初衷。

盛夏

2007年12月

从一张照片想起



我打完电话，偶尔瞥了一眼台历。台历上的数字告诉我，今天是农历八月十五。啊，今天是中秋节！一家三口都在忙，爸爸在忙，妈妈在忙，我也在忙，忙得连中秋节也忘了。窗外，天是那么高，那么蓝，那么亮。一缕金色的阳光透过窗户，照到了屋里来，抚摸着墙上的一张照片。

这张照片中共有三个人：一个 80 岁的老太太，一个 30 多岁的青年母亲，一个 8 岁的男孩。三个人都在笑，老太太眯着眼睛笑，青年母亲幸福地笑，男孩是天真灿烂地笑。

我脑际闪出了一种意识：在今天，在此时，这缕阳光在提示我什么——照片中 80 岁的老太太是我的姥姥，旁边站着的是我的母亲，那男孩便是我。这照片是我 8 岁时照的。

我脑际突然蹦出了李白的诗句：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。

姥姥去世已经 7 年了，这些年里，我常常思念着她。有时在梦中和她对话。有时在街上看到一个白发老太太，也联想到她，甚至会回头多看老人几眼。有时在电视、电影中看到一些英姿飒爽的女战士，心里也会想，姥姥年轻时一定也是这个样子。

因此，“姥姥”这个字眼，在我的心中神圣而亲切，慈祥而严峻。

我从墙上拿下照片，用手拂了拂玻璃上的微尘，仔细地端详着正眯着眼冲我笑的姥姥。

家里很静，爸爸上班去了，妈妈有事出门了。偌大的屋子里，只有我一个人。照片上的姥姥牵动了我不尽的思绪……

我和姥姥住在一个北方的城市，这个城市坐落在鲁中，是胶济铁路上



的重镇，它的名字叫张店——山东省淄博市中心城区。孩提时代，母亲常用自行车带我去姥姥家。我也爱到姥姥家去，因为去了必有好吃的。童年的记忆就是这样清晰。

姥姥家住在一个大院里，院里住的都是些和姥姥同样年龄的爷爷奶奶。他们每家都是一模一样的房子：两层，房前有个不小的院子。有区别的是姥姥家院子里特别干净，花

呀草呀特别多。我和母亲去的时候，常见姥姥在侍弄她的花草，细致入微，不厌其烦。夏天，姥姥在我的眼中的形象总是身上穿一件白白的褂子，映着白白的头发，白白的脸颊。见到我，眼睛总是眯成一条缝，慈祥亲切地笑着。幼时，我曾天真地问妈妈：“姥姥没露出眼珠，怎么看得见我呀？”

在我孩童思维中，我觉得姥姥就是姥姥，和别的孩子的姥姥一样，对她的隔辈人百般疼爱，千般呵护，甚至我们做错了什么事，受到父母训斥，还会受到姥姥的“保护”。姥姥家有好吃的，总给我留一份。在姥姥的眼里，我是她孙辈孩子中最漂亮的。妈妈说，从我出生那年起，每年都收到姥姥的压岁钱，并且逐年增加。姥姥每月工资百元时，我的压岁钱每年是三百元。那便是姥姥三个月的工资啊！大舅每年都从上海来山东看望姥姥，每次都带些上海的糖果糕点。这是我特别高兴的日子，我可以吃到分到我名下的一份礼品，而且姥姥的一份也给我留着。这一点，会使我在小朋友中间很骄傲，因为当时能吃到上海的糖果糕点并不容易。



1987年姥姥80岁诞辰时同作者母亲、作者合影

但是,姥姥对我这个唯一的外孙又很“严格”。打小,姥姥便和我有个“约法三章”。第一,姥姥家屋内屋外大大小小的花盆中的花,包括小院里的花草,只准看不准动。第二,屋内院内,不准乱丢东西。第三,抽屉,橱门不准乱开,里面的东西不准乱动。说来也怪,我在爷爷家上树爬墙肆无忌惮,每次去会闹腾得翻了天。在小学里,我调皮得出了名,爸爸因此常被传到学校。但我一到姥姥家,便会变成了一个循规蹈矩的好孩子,从没违反姥姥和我订的“约法三章”。这一点,姥姥夸在嘴上:“夏夏乖,是个懂事的孩子!”

我这样一个调皮蛋,为什么到了姥姥家会变成一个守规矩的乖孩子?我自己也说不清。

但我总感到,我的姥姥和其他小朋友的姥姥有一样的地方,又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。到底哪些地方不一样,在我年幼的脑海中是个谜,说不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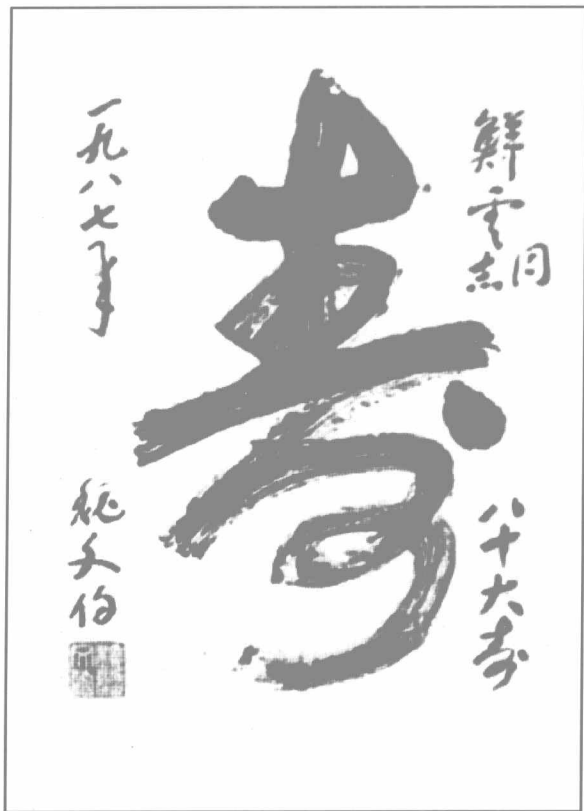
记得七八岁时的一天,大舅又从上海赶来看望姥姥,我除了注意糖果糕点之外,其他的并不在意,只见姥姥家的小客厅里,挂上了一幅大舅带来的长长的大纸,上面是一个大大的“寿”字。一家人都在看着这张大纸,脸上全是喜悦的表情。姥姥用手轻轻地抚摸着这张大纸,沉默了,良久,良久,那神情,好似回忆起很久很久以前的事……

我回忆我那时的想法:不就是用一支大毛笔写的字吗,值得全家人都这么高兴。然而姥姥也像没看见我似的,只全神贯注地看着那幅字。而在往常,我一进屋,姥姥便会亲切地把我搂到怀里。我看到她轻轻地抚摸着这幅字,觉得很神秘,也想试试这种感觉。但我的小手刚一触到纸,姥姥的手便轻



上世纪姥姥在上海从事党的
地下工作时期的照片





1987年,姥姥80岁诞辰时,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,姥姥的老战友魏文伯为姥姥写的条幅。

轻地把我的小手挡开。妈妈赶忙来阻止我,大舅用从上海带来的糖果引开了我。

我纳闷:这是件什么样的宝贝?我注意了在大“寿”字的左右,还有两行字。右边一行写有姥姥的名字,我是认识的。噢,这张字是送给姥姥的。左边一行字有“一九八七”和“魏文伯”三字。这后三个字可能是个人名,这是个什么人呢?

在姥姥家吃完晚饭,回到自己家里,钻进被窝以后,我把自己的疑惑向妈妈说了。“妈,这‘魏文伯’是个什么人

呀?”妈一时没有明白我问的意思。我又说:“就是今天大舅拿来的那幅大‘寿’字上的‘魏文伯’呀!”妈明白了,笑了:“噢,你是说‘魏文伯’魏爷爷啊!”我瞪大眼睛等着听下文,见妈妈的神情变得崇敬起来,“他呀,是姥姥的老战友、老领导。”我又问:“那魏爷爷现在在哪里上班?”“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。”“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干什么的?在哪里?他当官吗?”“它负责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检查工作,在北京。你魏爷爷在那里是副书记。”

我问的没完没了,想一古脑儿把心中的“为什么”问完。妈妈无可奈何地笑笑,拍拍我的小脑袋,说:“快睡吧,明天还要上学,你姥姥,你魏爷爷的事现在对你说多了,你也不明白,过几年你大了,懂事了,便会明白你姥姥是个什么样的人了。”

妈妈的话是对的。从上小学三四年级开始到上中学,我知道的姥姥的

故事越来越多了。随着大舅从上海一次又一次来探望姥姥,从他们交谈的只言片语中,从北京来的几个解放军叔叔给姥姥拍电视片,从上海龙华烈士陵园来给姥姥送贺寿匾,从报刊杂志,电视台等报道有关姥姥的一段段过去战争年代的故事,我逐渐了解了、认识了姥姥——她既是我心中的一个慈眉善目的老人,也是一个亲身经历了、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和革命战争那血与火斗争的革命老人。





动荡的童年、少年生活

姥姥的老家住在南京城城隍庙附近的小板巷。姥姥的童年是悲惨的,5岁丧母。1912年张勋的辫子军吓死了姥姥的母亲,也就是我的太姥姥,现在算起来,那年,姥姥正好5岁,从此,失去了母亲的呵护,备感世间——

九岁随父兄到上海谋生,在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当童工。

一次机缘,被上海律师会会长李次山收为义女。自此她搬到了李家去住,但仍在卷烟厂当卷烟工。她是个闲不住的人,常帮助李家女佣做些家务。所以李家上上下下都说她好,说小姑娘懂事。

于是姥姥少女时代在李家学会了编织、刺绣、缝纫和烹饪。

姥姥的家在南京城城隍庙附近江西会馆旁的小板巷。听姥姥说,她的祖辈,在清朝出过一个四品的武官,面对列强们阴谋瓜分中国的侵略行径,主战派的他最终被主和派陷害,落得一个被免下场。

姥姥是1908年出生的,战祸离乱、担惊受怕充斥着她的童年。1911年冬,孙中山领导了辛亥革命,宣告了清王朝的灭亡,在中国竖起了“民主共和”的旗帜。此年的12月2日,革命军江浙联军攻下了南京。一个月后,1912年的1月1日(清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三日)孙中山在南京宣告中华民国成立,就任临时总统。然而,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,却被袁世凯在“双

重阴谋”中轻而易举地篡夺了。当时,袁使北洋军的附属军——张勋的辫子军反攻南京,以试探革命军的力量。就这样,孙中山的军队和张勋的辫子军开始了你来我往地拉锯战,整个南京城枪炮声昼夜不停,硝烟滚滚,大街小巷皆是麻包掩体和鹿砦。老百姓即便断了粮,也不敢出屋门半步,因为就有邻居因饿极了,出门寻食被乱枪打死。城隍庙一带血流成河,被杀的人身首异处,光人头就上万个。

江家在战乱中一年年地衰落。有一次,张勋的辫子军攻占了南京城城隍庙一带,几个大兵闯进家门,逮住姥姥的父亲,检查到他头上没有辫子,就诬其为“异匪”,随后便五花大绑起来,连踢带打,要逮去杀头。当时,姥姥的母亲吓得从此一病不起,后于1912年冬去世,那一年,姥姥正好5岁。姥姥后来回忆说,出丧前,她母亲的灵柩停在家里,一个邻居老奶奶抱着她,去要七个姓的饭,给自己的母亲供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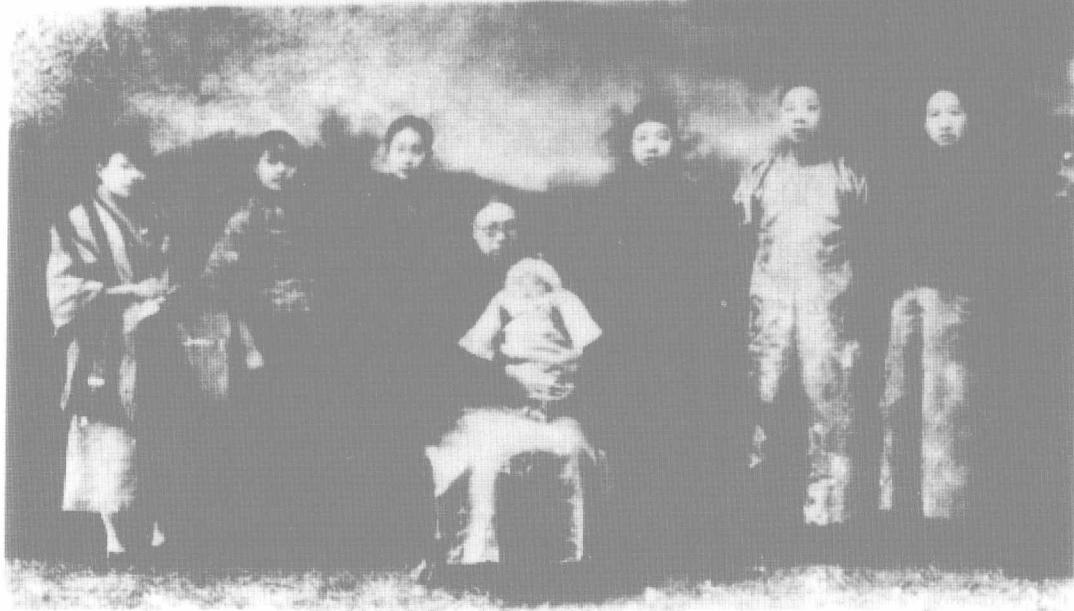
姥姥的母亲就这样被草草安葬,因为家境败落,难以为炊,离南京城40里的乡下的外婆就把孩子们接了过去。由于姥姥的父亲打前站去上海谋生,随后,姥姥的大哥江永康和二哥江东浩就先去了上海。姥姥的舅舅当时在龙华兵工厂当工人,便托人帮忙介绍二哥在龙华兵工厂一半干活一半读书,就像现在的半工半读。大哥永康则进了南洋烟草公司当挡车工。

姥姥的大哥,二哥到上海后,她又被接回南京城小板巷老家,住在她大伯家。大伯家本来便是吃饭的多,挣钱的少,一家人吃了今天愁明天,如今又添了一口人,所以一家人都对姥姥翻白眼,尤其是姥姥的大伯母和她的几个话。9岁那年,姥姥也被父亲接到了上海。大哥永康给她在南洋烟草公司找了个卷烟的活。于是,姥姥9岁那年便当了童工。

从此,每天清晨,曦光乍明,在上海的街道上,便多了一个急匆匆的小女孩身影。她穿着一身单薄破旧的衣衫,夹着一个小饭盒。无论是三九严寒还是三伏酷暑,她都要在这个时辰赶到南洋烟草公司上班。在偌大的烟草包装车间里,大都是和她一个年龄段的孩子。她们不停地劳作,但仍时常受到拿摩温(工头)的欺凌、漫骂,甚至殴打。有时候,连上趟厕所都要受到限制。9岁,那正是上小学三年级,在父母面前撒娇的年龄啊!

当时这南洋烟草公司有1万多工人,其经济地位和实力同新兴公司、永安公司平起平坐。工人分三等,一等是广东人,二等是宁波人,三等是上





1929年冬,姥姥的全家福照片。时为姥姥由义父、上海律师会会长、国民党元老李次山作伐,同中国共产党革命家彭干臣结婚不久。由左至右:左一为姥姥,左二为姥姥二嫂。左三为姥姥大嫂,左四为姥姥父亲,左五(姥姥父亲怀抱中幼童)为姥姥大侄子,左六为姥姥大哥江永康;左七为姥姥二哥江东浩,右一为彭干臣。这张照片历经几十年的战火和社会动荡,是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,南京市小板巷姥姥故居旧房拆迁时在墙壁内发现的。推测是姥姥大哥江永康由上海返故乡南京时,带回并密藏的。

海人。工厂发的牌号,一等的是铜牌,二等的是木牌,三等的是纸牌。(上世纪60年代中期,上海搞阶级教育展览会时,有一张写着“江仙云”的纸牌号曾展览过。)

姥姥的父亲是个读书人,博学多识,爱好广泛,琴棋字画都能拿得起,最擅长的是下围棋。他闯荡上海后,被日本驻上海领事馆聘为教师,专教领事馆日本职员的孩子读书。1932年发生上海“八·一三”抗战之时,受民族气节驱使,他愤而辞职,到一家工商业研究所当了一名小会计。工商业研究所离上海四马路茶社不远。这茶社生意兴隆,白天夜晚到这里借喝茶谈生意、搞交易、谈心的人很多,也很杂。为招揽生意,老板还摆了些围棋设赌局。父亲的围棋下得好,也有瘾,几乎天天晚上光顾这里。不过输的时候不多,最差弄个平局。有时一晚下来,能赚一两块银洋。一两块钱,这对一个贫困的四口之家倒是一笔不小的补贴。后来,二哥江东浩也去下了,因为二哥从小特别聪慧,围棋比父亲下得还好。